

朱德同志在金城小学

金城小学 王朝兴

仪陇县金城小学的前身是金粟书院，修建于清代乾隆三十二年（公元一七六七年）。光绪三十年（甲辰）停止科举。一九〇六年改金粟书院为仪陇县高等小学堂。民国初年仍称高等小学堂，后改为金粟小学、金城镇中心小学。解放后改称为城关小学，现名金城小学。

这所学校在清代是仪陇县最高学府，也是全县人民文化的中心。它不仅有着215年的文化教育灿烂历史，而且它在中国革命史上也写下了光辉的诗篇。大家记得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国人民敬爱的朱德委员长，他的早期革命活动第一页历史就是从这所学校写起的。

一九〇八年秋天，刚满二十二岁的朱德同志从成都高等师范体育专修科毕业回来了。他抱着科学民主思想，愿为家乡人民做点事情，于是接受县立高等小学堂的聘请来到这所学校担任体育教习兼庶务工作。开学后，他兴致勃勃来到学校，想用自己学的新学新规对学校工作做些改革。他作风民主，衣着朴素，短装草履，平易近人，他刻苦工作，热爱学生，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讲课时严格要求学生，耐心讲解有关知识，每项操作活动自己先作示范，使学生心领神会，易于掌握技巧。对于违反纪律的学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不打骂，使学生很受感动，自觉改正错误。朱德同志教学认真，平易近人，学生也爱接近老师。课余时间朱德同志的房间里经常座满学生和他一起谈话。有的谈废科举，办

学堂的好处，有的提问各种科学道理，朱德同志都耐心地向学生们作了解答。同学们高兴而来，愉快而去，对朱老师十分尊敬。

朱德同志每天既要到各班上课，又要办理学校后勤工作，管学校财经，办师生伙食，校务是庞杂的。但他体贴学校下苦力的校工，校工们也敬爱朱德同志，积极出力办事，一切庶务工作都很顺利地完成了。朱德同志热爱劳动，课余时间他和校工一起在校园内栽上了各种花草、树木。现在学校桂花园内长得高大挺拔四季碧绿的桂花树和校门口一株树干粗壮、枝叶繁茂的皂荚树都是朱德同志亲手栽植的。人们敬爱朱德同志，也十分珍视这两株绿树。

敬爱的朱德同志在这所高等小学堂任教时，随着“废科举 兴学校”的改革已创办两年了。但是在这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仪陇，学堂虽打的新牌子，而封建思想势力仍统治着一切，一点萌芽性的民主科学思想不仅拍不了头，而且还遭到非议。这样一来，新旧思想的斗争便时暗时明，有时甚至如箭在弦，一触即发。当时师生的穿戴还是清王朝时代的古装衣帽，书生习气严重。朱德同志主张学生上体育课要脱长衫，穿操衣、短靴，以洗当时学生文弱之习气。有的教师便要求学生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说：老师都能穿长袍，我们为何不可穿呢？也有的教师站在缓解的一边，劝朱德同志缓缓而办，这次不穿下次穿，并不敢明春改。靴子在南充购制的，五吊钱一双，由于部分师生站在朱德同志的对立面，发给学生后收不起来钱，给工作造成阻力。这小小的变动都有人视为革命，遭到非难，由此可见当时的这所学校

的封建守旧程度了。

朱德同志那时是个年轻人，又受过民主科学的洗礼，加上他对人和气，处事公证，又喜欢与工友等劳动群众接近，很快就成为学校里的新思想的代表人物。在那年孔丘诞辰的时候，师生们在例行参加“祭庙”活动以后，也照例要给每个教师分享一点牛肉猪肉，这叫“做吃”“脍肉”。其他的教师每人都分得两斤，而把朱玉阶（朱德同志的本名）称为“非孔教门人”一两也没有给。按旧礼教来说，这是对知识分子的侮辱，可是他却悠然自得，还曾这样说：“不吃那点肉，我到觉得畅快些。”

不久，学校里又发生了一件轰动当时仪陇城的“小工打学生”的事件。事情的始末是这样的：一位专为师生烧茶水的工友，在一个清早给学生盥洗脸水，学生拥挤，工友劝大家慢一点依秩序来，不要挤。谁知有个学生老往前面挤，工友劝阻他，他便又吵又跳，失脚从阶沿上跌倒在院坝里，于是他立即诬蔑地喊出：“小工打学生！”在那个年月里，工友是学堂的下层人，工友打学生就是“以下犯上”，有“欺主”一样的“罪过”。事情被诬骗后，马上舆论大起，全城哗然，眼见这位工友有挨打开除的危险，朱德同志同情工友的不白之冤，曾经四处说明真相，义正词严地驳斥诬骗行径。他见势仍然不能平息，便设法使工友连夜走出学堂，远避他乡。工友走后，祸事就落到朱德同志的头上，一些原来就鄙视体育课，排斥民主思想的人，便乘机攻击，妖言惑众，甚至造谣生非说：“朱玉阶唆使小工打人，行为不轨”。

朱德同志当时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立即辞聘回家。

回家后的两三个月里，朱德同志在参加田间农活之余奔走亲友家，进行借贷，筹划再度外出，探索新的道路，寻求光明。一九〇九年春，几天后，他毅然与一位表弟一道，离开了故乡，再上成都。接着，更远赴云南，考入云南军事学校讲武堂。从此，朱德同志决心以身走上革命征途。

朱德同志离开了高等小学堂。但他那公正的言行，热情对人的态度，却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人念念不忘。他亲手栽种的珍贵树株如今已长大成材，繁花压枝，果实累累，供人观赏，有利群众。人们触景生情，想念亲人，希望朱德同志再能来到这个学校指导工作。但是三座大山的阻挡那会可能的呢？

人们盼啊，盼啊，终于盼来了，“千钧霹雳开新宇，铁拳砸烂旧乾坤”的时代，长夜已尽，迎来曙光，东方升起了红太阳……

五十二年过去了。我们的亲人——敬爱的朱德同志关心故乡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回到了家乡夙愿。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一日上午八时，天清气朗，惠风和畅，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校园内暖洋洋的，一个激动的时刻终于来临，敬爱的朱德同志和他的夫人康克清同志在省、县委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来到金城小学视察。学校师生欢天喜地，鲜花，排着整齐的队伍，迎接朱德同志来到学校。他老人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身穿黄色制服，手拄拐杖，穿过欢迎人群，健步踏进校门。学校校长阳承莲同志迎上前去向朱德同志问好。朱德同志亲

愉快地答到：“好，好”。并伸出手来同阳承莲同志握手，然后经过内操场，步入内花园，环视园内风貌。这时垂杨袅娜，盆花艳丽，桂花树草叶舞动，随风招展，似乎在欢迎亲人的到来。朱德同志看了碧绿的桂花树，凝神一思问道：“桂花树开不开花？”“年年开花，清香扑鼻。学生们还到树下捧着落花放进书包去。”阳承莲同志认真地回答朱德同志的问话。朱德同志点头微笑，边走边问：“学校有好多学生，好多教师？……”校长一一作了回答。接着朱德同志登上石梯，进入学校礼堂，又穿过礼堂左边后门，走到后园宿舍区，看了校办工厂。阳承莲同志向朱德同志汇报说：“师生动手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养了几十只猪，办了一个黄莲厂。有的班勤工俭学收入一年上千元……”朱德同志听了连连点头，显出高兴的神色。又顺着阶沿前行看了教师住宅。朱德同志过去在高等小学堂教书时住的寝室原貌尚在，也顿时映入他的眼帘。接着他转到礼堂坐下休息。

我们敬爱的朱德同志担负国家重任，日理万机，工作繁忙，今天回故乡视察真不易容啊！我们想请他老人家题词留念是否可以？学校教师一致想着这个问题。阳承莲同志向朱德同志报告说：“委员长，我们学校想请你老人家题词留念，不知你老人家有没有时间？”朱德同志立即答到：“可以嘛。”学校负责人把事先准备好了的写字工具、红色绸子放在写字台上。朱德同志刚劲有力的手，立即挥动羊毫写“为共产主义培养新人”九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勉励师生奋勇前进，为共产主义作出贡献。题词完毕，朱德同志和学校师生一起在桂花园

然后挥手致意离开了学校。

朱委员长开了全坝小学。“为共产主义培养新人”的光辉题词，成为学校教师的座右铭。当我们工作遇到困难时，想到“题词”有了力量；当新教师初次来到学校时，领导就带领他们先读“题词”，明确教学指导思想；当学生思想有了偏差时，教师就带领他读“题词”，学习朱委员长的革命精神，立志做共产主义新人。如朱委员长与世长辞了，但他老人家伟大的革命精神和高贵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永远留在人间，鼓舞人们前进。我们一定牢记朱委员长的教导，把小学办成“为共产主义培养新人”的学校。

瓦子之戰

县民政局張朝興

一九三三年腊月底的前兩天，駐在仪院瓦子场双龙庙的红九军某团指战员，正忙着筹备年^貨，排演文艺节目过春节，忽于二十八日接到军部命令，立即撤离瓦子场，开赴顶山，接受新的战斗任务。团长陈明保立即组织进行了战斗动员，全团指战员顿时象生龙活虎，人人抱着听令杀敌打胜仗的信心和决心，迅速打好背包，擦拭武器，打扫好卫生，于是日夜开赴顶山。军部（驻绥定）为了八团的安全撤离，已从绥定（达县）方向调来一个连队接替防地，掩护该团撤离。

国民党部队早侦察到我军驻瓦子场有一个团的兵力，他们妄图在红军欢度春节之日（腊月二十九）围歼我军这个团，于新年好向主子蒋介石讨赏，获得加官晋爵。敌军总部连日忙着作战部署，调兵遣将，调集四个旅共四千余兵力，于腊月二十九日上午八时围攻瓦子场。其部署是：二十军的杨森部的高德州旅，从响滩方向到瓦子场干塘强攻瓦子场；边防军李家钰部的陈绍堂旅，从悦来方向到大包梁攻打瓦子场；二十九军田頌尧部的曾雨夫旅，从龙桥方向主攻瓦子场；二十九军田頌尧部一个旅的兵力，从响滩方向分两路向望香台、天源寺围攻瓦子场。是日晨敌军各路部队陆续云集于瓦子场四周，摆开了决战的

似乎要一口把瓦子场吞掉，战局十分紧张。可是无数次战例告诉我们，事实也是如此。“敌人的算盘往往靠我们去拨弄。”敌人以为我军主力八十团已逃走高飞，将后防地留给了“红九军总指挥部”。殊不知，又是一个勇谋善战的连队。八时许，号令声一响，敌军从四面八方，向瓦子场开枪开炮，打个不停，生怕子弹炮弹打不光，石头、手榴弹不考，几小时后，月田的大松树、大柏树身上都是子弹跟炮弹的弹痕。田凹处处皆有炮弹坑。

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我军仅一个一百多名红军战士的连队，只有几挺重机枪，几支缴获的自动步枪，十几支表板枪，两支手枪，其余都是刀矛，那能同敌人硬拼消耗呢？这个连队的指战员们采取“机动灵活，以少胜多”的战术去迷惑敌人，打击敌人，敌人在远处开枪开炮，我红军战士在战壕里一弹不发，只注视敌军动向，敌人接近阵地前沿时，机枪、步枪一齐开火，就这样，多次打败了敌人的进攻。战至下午二时许，从大包梁方向来了个陈绍堂部的指挥官，妄想抢“一功”，趾高气扬地挥着指挥刀在叫：“冲呀！杀呀！捉活的呀！”我红军战士不慌不忙，瞄准射击，一粒子弹正好打中这位指挥官的胸部，送他上了西天，顿时敌军部队纷乱败退，其余敌军蠢蠢欲动不敢前，只乱放枪开炮，直到晚七时许，敌人的子弹消耗得差不多了，子弹快打完了，夜暮降临只好停火。这天战斗打死打伤敌军近二千人，取得了辉煌战果。我红九军这个连队，抓住敌人停火之机，集中连队指战员，小结了战斗情况，表彰了英雄人物，为光荣牺牲的三位战

营长开了追悼会，掩埋了同伴尸体，于当晚乘敌收缩整休，撤
阵地，开赴顶山。

次日（大年初一）黎明，经一夜整休和重新布署的敌军又从四面
蜂拥包围瓦子场，枪炮齐鸣，吼声震野，可是吃过亏的敌人，总
是心惊胆战，裹足难前，到十时许，才爬上我军已离开的阵
地，见无一红军战士，便恍然大悟，方知中了红军的空城计，敌军
在瓦子场上发疯似的争吵不休，你指责我无能，我埋怨你扯蛋，
又被一个连打得昏头转向，伤亡累累。战后老百姓反映说：“红
军真是天兵天将，神通广大呀！”

古 楼 晓 云

(仪院八景之四)

^管
县文信所李蛟蛟

古人不复作， 山尚此楼名。
 触石磨云起， 黏天青雾生。
 晴烘初日影， 絮绕晓钟声。
 盼望为霖早， 能忘出岫情。

清代同治初年，仪院进士胡瑞端以“古楼晓云”为题，写就这首言古诗，把县城东去十五里地的古楼山所登眺之层景描绘，作了一幅如实的描绘。

古楼山是县城周围最高的六山，海拔六百九十五公尺，从西北向东南蜿蜒而去，在其中部有一山峰，气势磅礴，直插云霄，山顶有一座山寨，名曰“古楼寨”。

寨以楼名，由来已久。早在清初，寨顶砌有鼓楼，它是一座六角正殿右侧有一藏经楼，楼上悬一大鼓，借以击鼓报警，以示威严。从此鼓楼便代替了藏经楼。随着日时消逝，沧桑异变，文昌庙几经兴衰，毁而复建，建后又毁，但每次修复，鼓楼的位置均未改变原貌。年历日久，为了纪念这座古老的楼阁，鼓楼逐渐被人称为“古楼”了。

古楼寨上有两道石砌的寨门，东边为大寨门，北边为小寨门，西南两方虽无寨门，但悬崖峭壁较之寨门还坚固百倍。跨出大寨门，沿着山脊的“弓”字形羊肠曲道向下而行，约数百步，见一巨石，形如一面天鼓的侧卧，直径三尺许，倚置于一大石上，横卧路旁，当地人叫它“石鼓”。石鼓正前方悬崖微凸，上有一石似圆盘，人们便称它为“锣鼓石”。穿过小寨门，沿着狭窄而险陡的石级健步下山，行约百丈，就来到寨前的古楼村，这儿一垌好田园，山间的松柏吐翠，竹柳争绿，地虽不富而壮，庄稼葱葱；田中水波荡漾，影动蓝天。古楼寨黄土质肥沃，气候宜人，宜种小麦，是寨上的“米粮川”，古楼寨农民都集中居住在这里。古楼寨西边的悬崖上，有一个天生的黄褐圆形巨石，直径九公尺，厚六尺，裸露在万仞绝壁之上，圆石的上下两道边沿，有密密麻麻的小点，凝视良久，活象一个诺大的战鼓，悬挂在古楼山间，人们给它取了“石鼓”这一形象化的名字，后来，又有人竟将古楼山脊中轴线的两端叫石锣石鼓，当成了风水宝物，加以神奇化，迷信化，说什么“石锣对石鼓，金銀二百三。”意思是说，谁能探得两尊巨石在地下相接头之处，就能盗得至宝，获取大量的金银财物而变成富翁。这种荒唐的假说，是古人头脑中唯心论观点的反映，是极不现实和根本不可能的事。

站在古楼寨上，面对茫茫大地，俯瞰古楼山麓，左有小九弯，右有大九弯，从寨前左右两翼山脊向下伸延，坡势轻重起伏，两边均衡地各构成了九道山弯，只不过左翼九道弯较小，右翼九道弯较大罢了。

~*~*~

故而大小九弯均以山形地貌而得名。在大九弯的上城山麓边，有一块五丈长，两丈高的乳白色石壁，向内凹陷，群众管它叫“白石岩”，岩中有佛龕两洞，摩岩神像两尊，左龕为道家始祖李老君，右龕为佛教先行观世音，神像造型健美，雕刻工艺细腻。佛龕两侧还有“松鹤遐龄”、“龙跃祥云”等壁画，仙鹤、神龙画得栩栩如生，情态自若，不由人联想起古代偏僻的仪陇山区，竟有如此高明的艺术匠师，给后人留下了这份珍贵的美术遗产，使人感到无限欣慰和自豪。

在大小九弯的交头的山梁上，向南望去，前面松林满坡，野草盖地的小山岗，那就是一九六五年春，县城人民绿化而成的马鞍山，山下石壁有一道半月形的岩洞，这天生的半月岩，足有六十公尺长，十五公尺高，四公尺深，由于这洞长期不受雨水浸蚀，致使岩石呈灰白色。身置金城，遥望此岩，好似夜空一弯秋月降落人间，令人心旷神怡。

古楼寨的山上山下，寨前寨后，除去这些自然景物装点着它的美妙风貌外，更为独特的是它身旁的烟云在晨风中漫舞出神态千万的丰姿，给人留下了美丽的梦一般的幻境。

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选择一个晴朗的凌晨，站在金城山顶，望着东边的古楼寨，注视着日出之前的云彩变化。晨鸡报晓，彩云即升。先是天边泛起一线鱼肚白的光芒，霎时间便暗下去，一会儿，又逐渐明亮开来，就在这山寨正对着的明亮天幕上，出现了瞬息万变，目不暇收的神云奇烟，一缕缕白色烟霭，一片片红色晓云，一丝丝金色霞